

# 鐵路職工

第四十八期

半月刊

時論

## 拉西曼報告書

雨囊

中國政府於一九三一年請求國聯，懇予技術合作，中間經經磋商，至一九三三年十月國聯派遣衛生組長拉西曼博士，來華充任技術合作代表，這是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的簡略經過。拉氏近已回歐，將此數月中在華之工作報告於五月十日在南京與日內瓦兩地同時發表。報告書之內容如下：

導言，第一章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歷史，第二章農業，第三章棉業，第四章絲，第五章水利，第六章公路，第七章衛生，第八章教育，第九章第二章至第八章撮要，第十章汪院長所述政府建設事業之概要，第十一章結論（對於國聯技術合作辦法之建議）。

就報告書各章看來，中國之建設事業與軍事外交國防各方面，皆了無關涉，并且拉氏之地位，僅為顧問性質，一切建設執行之權皆屬於中國經濟委員會，依常理論，這是中國自己的事，各鄰邦中除應善意贊助外，決無出言反對之理由與必要，然而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東鄰倭人，既反對拉西曼來華於前，又阻止國聯與中國合作於後，其居心之卑鄙毒，實堪痛恨。

於此我們可以看出，日人之所最畏嫉者乃中國之建設事業，今當着手之始，即阻礙橫生，將來所遇之困難，當必什百倍

### 第八十四期要目

- 拉西曼報告書
- 常談叢談
- 醫生與黑手
- 一個大家庭崩潰的紀錄
- 不幸的孩子們
- 紗樹下的劫魂
- 離開了家鄉
- 溪那
- 勢力與人情
- 近視眼
- 惡夢
- 給
- 河北民歌
- 詩
- 鐵路勞工問題研究
- 職工教育消息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五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零四號



於此，但中國立國圖存之基，亦在建設，萬事皆可犧牲，一切都能讓步，惟此關乎國家生存，民族生命之建設工作，決不能中止，所以政府當局應具絕大決心，本既定方針與計劃，埋首工作，排萬難以赴之，全國民衆應善體斯旨，一致興起，爲政府之助力，有一分建設，即有一分力量，苟能逐步完成一切建設計劃，國家實力自然隨之強大，未來新中國是否能以出現，全視我國民之奮鬥與苦幹精神之何如，以爲判耳。

常 識 叢 談

海洋之來源

璣

水之起源，是在地殼之下，溫度變遷，化爲蒸氣，吹出地面，凝固以後，聚流而爲川澤海洋。

從前推定地心爲流質集聚之學說，已爲近世科學家所否認。潛心研究，深信地球的中心，是固體的鐵球，或是鐵和鎳的合金，約有四千英里厚。他表面的外殼，不滿三十六英里之厚，比着內部的質量輕。裏面雜有流質或半流質的東西，所說的水蒸氣，就是由他化生而成的。

又據一位科學家說：在多年以前，地球乃是太陽氣體中的一部分，經與其他繞行之行星相近，致被吸引，破裂以後，再經遇冷，遂凝固成地球。

普通金屬的化學鑑別法

輝

金銀，是一個多麼可愛而且動聽的名詞呀！因爲可愛

，所以我們和金銀接觸的機會也多，故此就不得不想些方法去鑑別牠們；尤其是當現在這種人心不古的時代，人們常藉了科學的方法，做出各種精巧難識的膺鼎，你若沒有識別各種值錢的金屬的智識，包你要吃虧一世哩！

講到鑑別的方法，不外精細的和粗略的二種；而每種又各逃不出化學和物理的範圍。例如精細的鑑別方法，我們可以化驗一塊金屬樣品，而得知牠的準確成份；或測定一塊樣品的比重，而推知牠是否是純金或純銀。這二種方法，雖然都準確可靠，然牠們的缺點是（一）需要較多的樣品，（二）手續麻煩，時間不經濟，（三）需要完善的設備和人才。所以并不是一般普通的民衆所能夠辦得到。而且應用少量金屬的識別，反有得不償失的結果。關於粗略的鑑別，我們普通所應用，大都是屬於物理方面的；像觀察貨幣的色澤，聽貨幣所發的聲音等，雖然極其簡便，然所得結果的是否準確，是和個人的經驗成正比例的，在沒有經驗的人，自然祇好望洋（洋錢）興嘆了。那末，所剩的就祇有化學的粗略識別方法了，鄙人所要說的，也就是這種。這種方法，是極其簡單的；祇要一瓶重鉻酸鉀 *Potassium dichromate* 的酸 *Nitric acid* 飽和溶液，（將重鉻酸鉀溶於比重一·二的純硝酸中，至不能再溶，稍有重鉻酸鉀剩留爲度。）和一根清潔的玻璃桿。先將要試的金屬，用火酒抹擦以除去浮面的油膩，就用玻璃桿蘸藥水一小滴，置於金屬面上，稍停，即用水洗淨，或以舊紙揩去。（注意：硝酸有腐蝕性，重鉻酸鉀有毒，皆不可用手或抹桌布揩拭，偶或濺於手上，應立即用清水沖洗乾淨。）觀察其

所留痕跡的顏色，以鑑別各種金屬的種類。

若所用的溶液，是由一兩(二十八·四公分)重鉻酸鉀，六兩(一七七·五立方公分)純硝酸，二兩(五九立方公分)蒸溜水所合成，則各種金屬，與溶液反應後所顯的色澤如下表。第一項是金屬的種類，第二項是一分鐘後留於金屬面上的藥水的顏色，第三項是藥水被清水揩去後，金屬面上所留的痕跡的顏色。

白金	不變或濃棕色	無痕跡
金	不變	同上
純銀	血紅色	灰白色
銀(九十%)	暗紅色	暗棕色
銀(八十%)	朱古律色	同上
銀(五十%)	綠色	同上
German silver	深藍色	淡灰色
日耳曼白銅(銅·鎳·鋅之合金)	土耳其玉藍色	大都無痕跡
鎳	極深藍色	淨銅色
銅	深棕色	淡棕色
黃銅	榛實色	鉛色
鉛	紅棕色	深灰色
錫	淡朱古律色	鋼灰色
鋅	黃色	無痕跡
鋁	無定	黑色
鐵		

若所試的是祇鍍有極薄銀層的物件，像鍍銀鈕扣等，

則這種試驗，設不加以補救，就不很靈驗了。蓋反應所生的極少量的紅色鉻酸銀，或即為硝酸溶去；或雖不完全溶去，亦因存在極少量，仍不易為肉眼所發覺。故必須在事先將藥水用淨水對半沖淡，或先在銀器上置水一小滴，然後將未經沖淡的藥水，用毛細管滴一滴在先滴的水點上，那末自然仍舊有一紅色的斑點，映進我們的眼簾了。

### 醫生與黑手

丁 冷

是一個春天的早晨，朝雲裏夾着雨絲，被淋得水雞似的姜太太，跑進我屋裏說：「什麼洋鬼子西醫，主的保佑，不過盡是胡鬧罷了。現在蕙的病，自離開××醫院；不但毫無起色，倒反一天天的沈重起來了。天老是這樣地苦雨，請大夫又很不方便，看她這幾天的光景；也只是挨時刻，好的指望是沒有了。尤其是今天早晨；不到七點鐘先發了兩次昏，其實也就是奄奄一息，垂危待盡了。——想起她這次進醫院，我真傷心……結果是如此，你說……」說到這裏，她不由得淌了幾滴老淚。終於隔了沒三天，蕙死的消息便由傳聞而證實了。

因了她的死，這使我悚然地回溯到兩年前的我，住了三四個月醫院；要不是自己有主張不聽假洋鬼子的話，和那些巫婆似的看護婦們的神言鬼語，結果幾乎也就同她一樣，那能還會活到現在呢！

那時我的病，據中醫說：不過是一點點小疾，肚內疼，大約是喝了點涼水的緣故。這在我們工人是滿不在乎，因為勞動只要冒一身汗，便沒事了。所以我的病；忍着不

醫，過些時日，自然而然地也就好了。（現在是這樣想）但那時却不然，好像自己不是工人，是文弱公子，貴體千金，若不趕速醫治，便會有天大的危險，一種怕死地心念，湧入了我的腦海裏。終於受了這意念的驅迫；先就醫於鐵路診所，弄來弄去，診斷不明，吃了些鹽粒似的洋藥，非但無效，情形反大不如先前，哼，悲劇便從此演開了。

好在該所醫生，行凶尚有點顧忌，因為診斷不明，故始終未敢誤下毒手。然而我之所以由小疾而成大病，全是由他所造成，這樣當然不能擦開手不管，所以他們最後的輾轉辦法；便是使我移住在濟南久有盛名地××醫院，（療養費由路局担負。）該醫院係美國人經營，規模宏大，設備萬全，牆屋角落，都充滿着歐化風味。結我診病的那位醫生，並非洋大夫，看來很像個南方人——從言語方面證明——因為她的服裝，很是歐化，遠處一望，儼然一美國少婦也，每每觀其背影，更是真偽莫辨，所以我則默稱之曰假洋鬼子。她的醫術還算不離……『從十年前一直到現在，其間曾否生過癆病及一切等等的病？』她這樣地問我。因為十年中的事情連我的父母也不能記得，那裏有實話說呢？所以我便順口胡謔了一大套，才應付了這場使人難為情的審問。試了體溫，又用兩端帶着耳機子的象皮管，按在胸上聽了一回，並沒有告訴我什麼病，便嫻嫻地走近靠壁的一張油漆棹，伸手從衣袋內掏出一片硬白紙，用二十世紀極時髦的自來水筆，吃地地寫了兩行字，大約是診斷書也或許是藥單。果然到了明天，便開始叫我每日喝三玻璃杯魚肝油，據看護婦說：『此病大約癆病或什麼

炎，顧大夫也說不清：（就是給我看病的顧施惠）……現在只好用魚肝油補養，如若無效，那就一定是什麼炎，非割不可。只要你願意，還要你簽字蓋章，才能施行手術……』哼！這顯然是不但不保好而且連危險都不肯保，可說是不能保，你想這不是開宰房麼！使我駭然從頭冷到腳根。

這已是入院後第三天了。有的病友好閒談，專講些市內新聞或關於院裏的事情，其中有床位號頭「一〇三」的一個病友呻吟着說：（因住了三等病房，故床位達百餘隻）『給我們看病的先生們，快要全班換人了，因為他們要畢業出洋呢……』在很多人當然會明白他的話，但是在我們確乎於驚奇之下發生了片斷的疑問——終於從他們談話的縫裏，曉得了這醫院的大概的輪廓，那裏是治病，不過拿我們的肉體與靈魂，給他們充當了試驗品施行麻醉劑罷了。

S 大學的醫科學生，（教會學校）用了羣衆的性命當作了他們的消遣，在高大的耶穌的聖像之下，阿默着生死存亡自有主來定判。他們的罪惡的黑手天天握着屠刀，在人間施行麻醉劑。有的在剛放下了屠刀，用尷尬的話語，傳達主的教言，勸你在病中切勿以生死為念，自要你信主縱然死了，也要昇天，做主的隨身伴——

終於可怕的日子到來了。假洋鬼子說：『你的病到了這樣，好歹全由你自決定——總之是非割肚子不可，不然就得馬上出院』這時片刻的寧靜，使我起了莫名的悲哀，苦楚的痙攣，狐疑驚恐，絞腸似的徊遠在我的心。窩又恍

然大悟，也或許是情急智生吧，想到三個月以前顧施惠的診斷不明，更足證明假洋鬼之割，也無非是同工異曲的一套把戲，拿着人命試驗他們的手術罷了。我決定不割，決不給他們當試驗品……尤其是不再住院……最後終於離開了醫院到鄉間，請了手提長烟袋嘴上生着蒼白鬍子的中醫，時，結果不到十天便好了哩……——從十字架底下那些手執屠刀的黑手中逃出，而得以活到現在……

話似乎說的太多了。但確乎犯不上說我是咀咒醫生。而是因了他人之死；使我回溯到自己的往昔，親愛的職工們，這也算得多說話？

## 一個大家庭崩潰的紀錄

張澤枋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三日下午九點鐘：爸離開我們的兩個母親和我們姊妹兄弟九個而走了；這走，是沒有對我們說到那兒去；然而依據一切人所留下的經驗，說是永不會回來；而且那口也從現在起就不會再說話，總而言之是身體能動作的部分也從現在起就不會再動作，對於這種現象的稱呼是「死」，彷彿就是永恆的休息。假使以爸在四閱月來在病床上肉體及精神所受的折磨來作立場說話時，我們正希望有這種休息來解救他，一則可以使他少受些痛苦，一則還可以使我們這些還要生活的人少刻留些殘酷的印象，死以在將來的憶念中添加些內疚的材料；然而當爸果真這樣休息的時候，我們又不感覺到解救，而近於超毒刑以上的殘酷了。

爸瞑目的時候，我不在他的身側，這是我認為自己的

難圓的一個缺憾；以舊禮教來說，我就沒有送爸的終；其實我的缺憾並不是從這個意念上生長的；我只覺得是爸臨去這世界一剎間而沒有看他最愛的一個兒子一眼，而我也沒有看爸一眼；我想若是「人死不過是肉體的消滅，靈魂依然還在存在」這說法果真是事實，爸也一定有這樣一個難以補救的缺憾；那麼我就應當向爸負疚，因為這缺憾完全是由我一手做成的。

在沒有聽到爸的死訊以前，一月十三日下午六點多鐘，我在報館裏發完了稿子，同平日一樣剛預備溜進那萬千個綠酒紅燈裏去過那麻痺的夜生活，忽然南弟跨進了編輯室，招呼我出去說話；我心裏已經知道是有甚麼緊急的事，然而我完全沒有想到是關於爸的事；只等南弟告訴了我說爸剛才從醫院搬回家了，因為醫生說爸在今天下午四點多鐘陡然變症，已經沒有救，為他注射了 Strychninum，還可以延續五個鐘頭的呼吸，所以家裏急忙把爸抬了回來，好料理後事，媽叫我趕快回家；我一聽到南弟給我的這個消息，真使我愣住了，我不知道怎麼好，因為我前些時同大哥鬧氣，立志不靠他，已經有三個多月沒有回家，若是我這時一回去又恐怕因為一兩句話的誤會使我們又鬧起來，我還是堅持着我永不回家的主張，對南弟很倔強，說我不願回去；南弟又勸了我一些話，但是我的意思極穩定，毫沒有被他說動；他沒有辦法，回去了，走的時候叫我等在報館裏，別出去；他的意思是想請比他有力的再來，其實我早已知道他的計策，於是就等到他一走，我裝做沒有事的拉着朋友幹照例的功課去了；雖然口在說話，腳在

走道心裏還想着：

「爸在這個時候斷了氣吧？」

每秒鐘我問自己問着，暗自個兒着實不好過，結果還是辭別了朋友，自己跑回報館來，心想：莫在我一進門南弟就早等在那兒咧！一踏進門，一看，沒有誰等我，心就像有了放處；就預備上樓進臥室，忽然茶役吳清泉對我說：

「張先生！有個人在你房裏候你一個多鐘頭了，說有要緊事，你快去。」

然樓梯上走着的時候，心像做了劇烈的運動之後那樣蹦跳的厲害，十分已猜着八九分，眼淚也在淚囊裏準備好了，只等那麼一句話，就得湧出來。

一走上樓，看見二哥就站在我的房門口，用差不多是唱口氣的嗓子對我說：

「德！爸在正九點鐘死了，快回去！」

一路說一路就着我的左臂往樓下跑，這時我已經沒有反抗的力量，兩腿軟下來，只得盲從地隨着二哥坐上了車子，不知道怎樣一會到了家，一會站在爸的床邊了；我放開了嗓子儘我最大的聲音哭出來，我的前後左右也有人在號啕；我從淚眼中看見我的爸，我爸的臉部的態度還是極安詳的，平穩的閉着眼，像是熟睡着，一點覺不出可驚怕；要不是二哥說是死了，我真要叫他們別噪嚷，免得吵醒了爸；我還大聲的叫了幾聲「爸」，然而爸不答應我，爸永遠不答應我了。

這樣：爸臨去這世界沒有看我一眼，而我也沒有看爸

一眼，在不知不覺間讓生與死的巨壁把爸同我隔絕了。

「從今以後我就是沒有父親的人啊！」

心裏每這樣想起的時候，淚就自然的湧了出來，更何況特別偏愛我哩！

我停止了哭聲的時候，房間裏的哭聲漸漸微弱了，只到沒有一點聲音，各人在沉默中用眼睛說着幽鬱的話；只有媽一人個的眼淚還在往外瀉，舅母同伯母說着勸媽別傷心的話，說甚麼事都有一定的，還要安置後事，哭傷了身體事情就沒有人作主了；一會忽然；大哥跑進房來說張家的姨父又來了，大哥請媽同他和姨父一道去看壽木，媽擦着眼淚出去了；大哥在這一剎間看了我一眼，我們都沒有說話。

房裏沉默了十多分鐘，這環境再加上沉默就無異是對於我們這些還要生活不去的人給與一種威脅；各人都把爸做了圓規的中心點，在中心點外繞着圈兒，畫着爸的生前和關係各個人的事；二姑母向伯母有氣沒力的說：

「他今年總是對我說呀！他說『妹妹！我怕難得打過這五十六歲啊！』誰知道真的就打不過呢？今年春上我不是來住了三兩天的嗎！有一天：他問我『妹妹！你記沒記住爹是五十幾死的啊！』我就告訴他說是五十六歲死的；他聽了就是一怔，好一會沒有說話；末了又對我說『妹妹！我這兩年也不行了，夜晚不能睡覺；腦筋也差了，甚麼事都記不住，剛放的東西轉過身就忘記放在那兒了；寫字拿不穩筆，好好兒寫字忽然紙上畫了些墨朵子，往年總不像這樣的』。我聽了以後也沒有放在心裏，以為人到老了都有

點怕死的，他是心裏怕，這樣疑惑着；我總沒有算到他這的這樣快，頂快也要在你的後頭」。

其實像這樣沒有算到的不止二姑母一個，我們大家都沒有算到的；伯母這年已經六十九歲，而爸只有五十六；更何況伯母時常鬧病，爸又對於死的條件一點沒有具備，誰也不會這樣輕重倒置的。然而事實竟這樣荒唐的幹了。

二姑母說完了以後，又掏出手巾預備擦眼淚了；大門背後安着的一個銅鈴在這時候忽然叫響起來，房裏的幾顆脆弱的靈魂顯然都在顫慄着，像是預期着一種新的恐怖要來臨的模樣；「呀」的一響，兩扇房門急驟地閃開來，大姑母一下就撲倒在爸的床側，房間裏又重興騷動起來；號哭的聲音，腳踹地板的聲音，勸人不要哭而自己還在抽噎的聲音，整個屋子都興奮着。

好久：這興奮才漸漸疲弛，各人又都蜷縮在各個角落裏。這時媽也回來了，同大姑母一搭上口又是一陣哭；只到十二點鐘以後，屋子裏才住了哭聲。

當晚在家裏有一個類似會議的談話，兩個姑母，媽，姨娘，伯母，大哥，都是當然出席人；關於爸身後討論的結果：十四日午後六時入殮，在家裏停一個星期，十七日在聖堂舉行殯葬禮，十九日早晨五時送爸上山入土。這一張秩序單在我們家裏人看來是夠簡單了。記得祖母出殯的時候，儀仗的行列擺了一里多路長，在漢口吃洋行飯的執事差不多都來吊過喪，普德中學和求賢小學的學生都參加執紼，那正是爸青雲得意的時候；如今爸的身後和那時比較起來，當然是一個強烈的對照，在每人意念裏都塗上了一

層悽惻的顏色；而事實哩！大哥說爸的壽木已經花了一百元，就像這樣恐怕最少也得三百塊才能安置下土；以大哥每個月八十元月薪來計劃時，就勢必舉債不可；所以對於這極簡單的喪事誰也不能有多一點妄想的可能，因為除了這大家庭的唯一生產者大哥以外，其餘都是消費者；所以這計劃就通過而待執行了。

這一晚只鬧到第二天上午三點鐘才分途就寢；我，南弟，二舅，打雜的老劉，四個人都在爸房裏睡在兩架臨時搭成的床上；前塵往事在腦裏迴盪，不能合眼。心想爸現在不知道在那一方那一土；轉眼看見爸還是謐靜地躺在他的床上，我幾次希望他顯奇蹟；陡然地會坐起來要水喝，然而我的希望都是徒勞了。

我剛閉眼入夢，忽然有人推我說天亮了，叫我快起身，我於是就起床來；媽叫我快打電 給南京的三姐及大連的大姐，我做了這事；回來的時候二姐說孝鞋孝衣都已經做好了，叫我穿上；轉頭看見滿房的白衣白鞋，一片淒涼的意味貫注了我全部的神經系統。

### 不幸的孩子們

今 愚

是去年的今天——四月三十日，雖然是開學已經兩個月了，但每天早晨到校的同仁們，總是憂悒，惶駭地在各處徘徊着。一個個望着課堂上，操場裏，工作着，跑跳着幾百個活潑小孩子，悲傷，惋惜！哦！無幸地孩子們呵！你們不幸地在二十世紀底中國的東北，遭倭奴的蹂躪，受敵人的踐踏！享不着你們祖國賜給你們的恩惠，受不着正

雷的高尚的教育，今後喇！你們將永久的被驅進奴隸的圈欄裏，受倭奴的麻醉和宰割！

噲噲噲……第一次預備鈴聲響了，男女孩子們，都停止了跑跳，各奔他們的工作課堂，預備着這一天工作的開始；操場裏立刻匿跡消聲。十幾位同仁們，也都默默地坐在教務室裏，等候着第二次鈴聲，好去找他們各人的孩子，再接着他們昨天要求的故事講下去；或是另研究一種新的問題。忽而靠近玻璃窗向外眺望的李先生很興奮的說：

「新聞記者來了，聽他報告吧！」

果然；門開了，素來總是樂觀而態度滑稽的音樂先生常教佛張着大嘴，怪形怪像的走進來；第一句就是：

「本記者報告你們幾件好消息！」

這時大家都活躍起來，靜聽着這位假新聞記者的報告。

這位常先生，雖然是孩子們的老師，但他的一舉一動，簡單就像個孩子；他常和小學生搶糖吃，他也常參加到孩子隊裏，同他們打棒球，跳七間房。他看孩子們玩得不高興了，他就作出怪狀來，引孩子們發笑。他每天早晨必定在教務室裏如無線電播音台發電員一般的報告；有時報告的消息很實在，有時聽到別人的謠傳，他再加以修飾，也變成真事一樣。這樣，大家給他送一個別號，叫「新聞記者。」今天他報告的第一項：「是教育廳主辦，省立各校教職員，給文教司長日人松什麼井次郎打紀念盾，由三月份按百分之六扣薪……」這消息還沒有報完

，孟先生就厲聲的罵起來：

「他媽的，他們一些走狗他溜虛，拿我們窮教員給送禮，他們把什麼井次郎當活祖宗，還讓這些人們給當三孩子，他媽的扣我的我就不幹！」

大家胡亂評了半天。接着常先生又大吵大喊的報告第二個消息了。

「昨晚第二師團由吉海路東車站開往磐石縣去一列車兵，行到磐石山口，因王殿臣的軍隊事先把路軌挑斷，先驅武甲車顛覆；列車開到，被義勇軍包圍，打到天亮，日本兵只逃四十幾名，打死一個大尉，一個指導官。」

大家聽了這樣消息，一個個眉飛色舞，很氣憤地說：

「對！對！這怎不都給打死，還叫他跑四十幾個來。這次也叫他知道義勇軍的利害！」

「聽着！還有第二個消息。」常先生又嚷了。

「昨晚長春來電話，自強中學美術教員王先生，給初中上美術；王先生在黑板上畫一幅日本侵佔水北的漫畫，恰好這時文教司的日本人到校視查，也未等到通知，簡直闖教室，看見了這幅漫畫，立刻就罵起來，把王先生給打了二十個耳光，當時連同楊校長都給帶到憲兵司令部去了。」

大家聽了這一段，都氣呆了；有的罵日本人太殘害，有的說王先生太不注意了。接着又談到這幾天吉林教育界的恐慌！前天日本兵到女師學生宿舍，拉住一個學生的手，該校訓育主任攔阻，被日本兵給踢了兩腳。昨天又到前院第一中校，因為問一個學生：「你對於日本帝國進兵東



三省，有什麼感想？」學生回答：「沒有感想。」當時日本兵又給痛毆一頓。咳！這些慘酷的事情，只有亡國奴才可以享到！

「反正亡國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何況我們比亡國還可憐！莫如聯合一些人出去幹去；殺死他一個就真夠本，殺死他兩個就賺一個；即或不幸的死了，也算痛快，比這壓不死不活的零受罪強得多！」

這是日本在扶餘縣打李海青時，從炮火中逃出來的趙先生這樣說的。大家都嘆惜着。最後白先生拿出詩人的口吻說：

「咳！失了母親的小羊，終久是被野豬野狗惡狠給咀嚼的。」

第二次的鈴聲響了，一個個麻悶地拿着教科書，粉筆盒，懶洋洋地走出了教務室，到他們的課堂裏去了。

下課了，同仁們都陸續的回到教務室，擦完了手，都圍到地中央的長案子邊，看剛送來的幾份偽報；因為這幾天長城戰事的消息，已披露在報端，雖然是總也沒有見到日偽軍戰敗的文字，但，一旦要登見了「我軍在××陣地與敵方激戰一晝夜，結果，稍受損失，死一傷二。」的文字，就測想到這「稍受損失」，或許是退後四十里，丟下幾輛坦克車，好些尊大炮，和幾百隻鎗械馬匹。這「死一傷二」的字樣，雖不至於全軍覆沒，也許橫屍遍野，哭爺喊娘。所以每要發現了這類文字，我們便痛快極了！同仁們正在細心靜閱的時候，從而號房老李很慌慌的跑進來，向同仁們說：

「有十幾名日本兵，到校來參觀，校長已讓到接待室，請先生們要照看學生。」

同仁們聽了這幾句話，不由的也驚惶起來，一面是知道日本兵太野蠻，一面又替幾百個小孩子們擔憂；說要低年級的小孩子哭了，恐全校的秩序要大亂。先生們也顧不得一切，都奔向自己的教室，安慰自己的學生。這時學生們已知道了日本兵進校的消息，早都跑到教室裏，很驚怕的找他們的先生。先生來了，他們如尋到了母親一般的親切的圍住了先生，先生看他們這種可憐的樣子，又悽慘，又難過！便安慰他們說：

「好孩子們，你們不要害怕；日本兵不過是要來看一看學校的房子，和你們念書的情形，他們並不是來檢查你們。一會日本兵要進來，你們不要害怕，還和以前一樣的聽我講書。」

學生們聽了先生的話，真的不像剛才那樣害怕了，一個個的都回到座位去靜靜的坐着。上課的鈴聲又響了。全校裏頓形沉寂，我便給學生同往常一樣的講授國語。沒有五分鐘，格格地皮鞋響，從甬路裏很雜亂的傳來，自遠而近，好像是快到近前，因為我們的教室是在東面的頭一個，學生們立刻又恐慌了，我也有些心亂，為愛護這些學生，為怕他們的驚駭，在默默中我祈求這一羣豺狼似的日本兵，要越過這一個屋子，或者每一個教習都不要進去。唉！事實上偏不這樣，前後的門開了，一羣兇狠的武裝日兵湧進來，後面跟着早已惶恐的不得了校長；我這時鎮靜了心神很坦然的照舊講下去，但學生早已嚇得一絲也不動

了，眼睛直呆呆的看着我。忽而一個日本兵很猛烈的一聲：

「不要講了！」

安校長趕快的告述我住一會。這時我再看日本兵，一個軍官似的小矮個子，走到了左排第三張桌的小男孩近前，那男孩的名字叫帛衍鑫，他的年紀十二歲，他父親是旗人，和熙洽是同族；在事變前，他父親任財政廳科長，事變後便任省府的祕書長了。日本兵先看了他的教科書，接着問：

「你是那一國人？」

「我是滿洲國人。」

「你對大日本軍人怎樣？」

「我愛惜日本軍人。」

日本兵聽了這兩句答話，都樂了，便撫弄他的頭髮，叫他坐下，接着就走到前面張介生的桌前了，安校長也跟在後面。張介生才十歲，是一個天性愚笨最沉靜的小孩子，他見了矮國的日本兵站在他跟前，早就唬呆了，日本兵問他：

「大日本的兵，給你把中國官打走了，你願意嗎？」

「……………」

「大日本的兵，給你把中國官打走了，你願意嗎？」

第二次的聲音嚴厲了。張介生早就嚇傻了，那裏能回答，顫慄地坐在那裏，眼淚早已湧滿了眼邊，我不忍我的學生再為難了，便走過去，向矮個的日本兵解說：

「他是一個呆笨的小孩子，現在已經呆傻了，請你不

要再問他吧！」

那氣凶凶的日本兵，聽了我的話，一掌打到我的胸前；沒有加預備的我，倒退了好幾步。這時我的心立刻憤恚，熱血一陣陣湧湧上來。眼看着那兇惡的日本兵，抓住張介生的肩膀把他提起來，惡狠狠地問：

「你願意不？」

張介生這時哇的一聲哭了。日本兵見他哭了，更情急起來，舉起手就要打。安校長趕近前一攔，被日兵一掌推過去。回手又一掌打在張介生的面上，接着又是一拳頭。可憐呆癡了的張介生，挨了蠻橫的日兵的一掌一拳，立刻歪在椅子上，一聲也不響了。這時我的心已經破裂，急忙跑到介生的身前，不管死活的抱在懷裏，握着他的手，喊着他的名！全屋的學生都亂了；有的跑到我的身後，拉我的臂，挺我的腿；有的抓住了安校長，又哭，又喊！這種哀慘慘狀，早就震裂了我的心肝，沸騰了我的熱血！我又痛救介生，我又防護着一些哀啼的孩子。但；這慘害，這兇狠；這恐嚇，這憂憤；都激起了我殺賊的決心；我的頭狂大了，我的眼前儘是貓惡的強敵。我咬緊了牙齒，我握實了拳頭，我站起來要拚我的命去殺賊。我將一躍，被包圍着我的一些啼泣的小孩子們給抓住，死也不放。再看那羣慘酷的日兵，一個個狎侮的笑着，走出了教室。過時我的心已憔悴到不可名狀。再看看懷裏的介生，慘白的臉，在面上已浮起了一片青腫，直瞪着兩眼，停止了呼吸。

「萬惡的帝國主義！自九一八事變，你以武力強佔了東北，便爆發了你的野心；在鄉村任性的姦殺男女，在城

市隨意的慘殺同胞，一年多不知屠宰了多少無辜的生命，現在又來慘害這無知的幼童……」

我正在捶胸悲憤，忽而安校長同路加醫院郭院長很急促的跑進來，經過郭院長的診視，知道還沒有危險，我才吐出了一口大氣。

——北平——

## 紗機下的幼魂

寒 光

去年的夏季，雨水非常的多。y的紗廠裏，發生的一幕慘劇，也不能不歸罪於那斷斷續續落了四十五天的淫雨吧。

和y工作的紗廠，同位於S鐵路的左邊，相距有五六里遠的一家麵粉公司，買了y的紗廠的一部火油發動機。y和他的領班（工頭），還有幾個同事，隨着這部機器去裝修，因為被棄置的日子太多了，有很多的零件，不能適用，必須從新修製，y，y的領班，同事，就在一個晚上九點鐘，把一些零件收拾好，上邊冒着霏霏的細雨，下邊踏着了S鐵路有秩序的道木，在黑暗的夜色裏，於十點鐘才摸索到他們工作的紗廠。

「落着這麼大的雨，把牠丟到河裏去算了！」y和他的同事們，剛走到紗廠外院的門口，一個半明半滅的燈火，從門裏漸漸的走出來，和他們一步步的接近。當他們迎在對面的時候，y模糊的看見一個人，一手舉着雨傘，一手執着那個被吹的搖搖欲滅的紙燈籠，右肩稍稍的歪斜着，證明他還肩着一種東西，y正有意無意的注視着他，猛

地聽他說了這麼兩句，一時不明白他的用意。

「走吧！當心地下的水，」另一個在那人後邊的，帶着一種呵叱的語氣。也舉着一柄傘，另一隻手却放在他和前邊那人，共肩着的担子上。担子中間掛着一個東西，似乎並不沈重。當時因為在黑夜裏，冒着雨摸了一點鐘的路，沒有留心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的同事們，也都不經心的看了一眼，向前走去。

當y和他的同事們，在修機間的電燈下邊，都忙着自己的工作的時候，細紗間的幾個機匠，抬着一部紗機上的兩條滾筒，和一些零碎的機件，從通全廠內的後門裏，一件一件的搬進來，這些東西破碎的，實在有些驚人，但這些機件，只帶着殘缺和破裂的傷痕，並看不出有什麼意外的痕跡來。

「老師夫！」一個紫黑臉的細紗機匠領班，額上滿了汗珠，急忙的跑進來，拉長他的南方口調，對着y的領班，「對弗起，一件，一件……」他一面一件一件的數着，一邊兩隻手忙的像小雞樣的抖搜着，指點那些破碎了的機件。

「亞叔！」y的領班，「啥個事體，瓦塌低個樣子！」帶着驚奇的臉色，兩眼直直的釘着那些機件，也用着南方的語調，流露着不高興的神氣。

「亞叔！」細紗機匠領班及駁似的「一個老搬三，扒拉滾筒裏廂，扛瓦來，拷瓦塌一件，啊拉吃弗消哉。」

「啊！」y的領班，「扒拉裏廂要死塌哉！」當他說這句說的時候，面上帶着驚奇，同時全屋的人，聽了他倆的談話，也都具有奇異的眼光，把視線集中到他倆的身上去，

並預測有一種可怕的事情，發生在這些破碎了的東西上，於是人們的視線，同時也溜到那些機件上去，像在那些破碎的東西上，要尋找出一種新痕來，但依然是黑越越的滿了油光的東西，沒有什麼異樣的標誌。

y當他的領班和細紗機匠領班，以先談着簡單的短句，還的確聽的懂，他們現在整篇大套的打着南方鄉語，離落落的，y就有些聽不清楚，他只得向扛來那些機件的，幾個同省的機匠，請教那兩個領班的所談論着的事情。

「還不到九點半鐘吧！」一個和y同省的細紗機匠，開始將那些機件破壞的頭末，爲y談着，「我們加完了一遍油，正在油房子裏休息着的時候，一個小工頭，慌慌張張的跑進去，他喊着：『趕快！五部機間軋死了個小孩，』說完，隨着跑出去了。」

「是的！」又一個和那人同來的，搶過去，「我們一時摸不着頭腦，有的隨着他——小工頭——跑出去，有的像木鷄樣的呆立着，……還是我們的頭子——領班——有經驗，」他說着，還把眼睛，向也在爲幾個南方人談論着這件事的，他的領班瞅了一眼，又接下去：

「他知道發生了不幸的事情，馬上指揮着呆立着的我們的伙計，拿起器械盒子，很迅速的向五部機間跑去，」他興奮的透不過氣來，閉緊了嘴，重重咽了口唾沫。

「我們到的時候，那裏已經圍滿了人，」以先那個接着他：「我們把些人分開，走近那個已經將皮帶打掉，停止旋轉的四十三號紗機，蹲下身去察見……：『哎呀！』他當時說着，打了個寒戰，臉色立刻由黃變白，等了好一會才

平靜下去，「只有兩隻赤着的腳，露在紗機的外面，下邊滿流着鮮紅的血，我有些胆怯，不敢走近牠，但因為職務的關係，不能不硬着頭皮，開始把那部機車，作着折解的工作，可是我一眼也不敢看那個死屍，把頭歪在一邊，摸索着工作，不多時，我們就把一部機車折開了！那個死屍才露出來，平放在地下，頭和上身，」他說着，又用手指着自己的頭，胸，最後在肚子上橫劃了一下，表示那個死屍，是從頭軋到肚子上。

「好利害！」那個第二個又搶去：「從頭到肚子，都軋的扁扁的，耳，眼，嘴，鼻子，一點痕跡都沒有了，胸膛也塌下去，活像一片肉餅，躺在那些血裏邊，沒有一個人敢走近牠，那個細紗間的先生，在遠遠的看了看就回去了，最後還是我——表示他的勇敢——和一個小工，把牠抬在一個柳條沙斗裏，用些廢花蓋上，那個小工又找了個人，才抬出去。」

「不是十點鐘的時候？」y像有所覺悟樣的。

他們只顧講述着這件不幸的事，忘記了自己的工作，當y的領班，拿着那部火油機上的一個油杯，叫他修理的時候，才打斷他們的談興。那兩個細紗機匠，向四週看一看，發現他的領班早已走了，他們也就忽忽的向y別去！

y接過領班給他的油杯，即刻工作起來，可是那兩個人口述的，軋扁死屍，鮮紅的血泊，抬來放在一邊的破碎的機件，一一都在腦子裏翻騰着。尤其這個小孩子怎麼會死在這藏在機車裏邊的滾筒裏？死了的善後又是怎樣？也在他的腦子裏旋轉着。那隻油杯雖然在手裏忙亂的工作着

，但那不幸的事件，依然起伏的，推不出他的腦子去。

夜神帶去了牠的黑幕，東方漸漸顯出魚肚的白色，有的人們是隨着這種曉色，從夢鄉裏轉回來，也有的人們跟着曉色，完成了他們的工作。Y和他的領班，同事，在這陰晦的早晨，把修理了一夜的零件，又帶着向那個麵粉公司出發了！

放在洋灰基座上的，那部零亂的火油機，死挺挺的站在那裏，他們略微休息了一會，開始將修理好的那些機件，裝配上去，仍然發動不起來。又經過了一上午的修理和察看，發現這部機器，被棄置的日子太久了，汽缸和活塞都被風雨侵蝕了許多斑痕。Y的領班報告給那個公司，這部機器不能使用的理由，又在陰雨的下午，又向紗廠回走。

一夜的失眠，和整整一上午沒有休息的吃力的工作，各人都疲乏的像病夫一樣，Y，領班，同事，都一言不發，懶懶的走着。不知經過了多長的時間，他們走進了紗廠的大門，走進了修機間。人們疲乏的，都跑出去偷着休息，領班的也跑上引擎（發動機的譯名）房去睡覺，靠緊裏角刨床子後邊，已躺下了兩個人，Y也坐在兩部旋床子中間的器具箱子上，左腿蹬在一部旋床的齒輪的罩蓋上，脊背緊靠後邊的牆，兩隻手捲抱在胸前，瞑着兩目養神。

「不要睡啦！」當這句話送入Y的耳鼓的時候，同時一隻手在他的左肩上，輕輕的拍了一下。Y即刻張開了失眠無力的兩眼，但他仍然坐在箱子上沒有下來。

「怎麼這個時候睡覺？」一個細沙機匠——但不是昨晚

那一個——沒有等Y回答，他又接說了這一句。在他——細沙機匠——的背後，還站着個青布褲褂的人，身上滿附着棉花的纖維，紐扣只扣着下邊的兩個，上邊露着黑的胸膛，兩眼無力的浮動着，他們站在Y的面前，臉上都從着一種似笑非笑的波紋。

「沒有睡，不過休息一下，太吃力了……坐一坐！」Y把兩手舉上去，作一個托天的姿勢，伸了伸疲乏的腰，一面回答他們的話，一面指着對面錯案子前邊，那個被油灰染透了，上邊還放着一把擦手的油沙頭長的長椅子，叫他們坐下。

「……」  
「昨天夜裏，K字（那個紗廠是以E，K兩字，把工人兩班晝夜輪流着工作，）班發生一件事，你知道嗎？」那個細沙機匠用探問的口氣，注視着Y的臉神，等待他的答覆。

「不是五部機間，軋死一個小孩子的事嗎？」Y也注視着他，窺察自己所說的，是否是他的所問？

「哎！是！」那個機匠，頻頻的點着頭，和他同來的那個人，也呈着愉快的神情，兩隻腿在橙子上活動了一下，隨口也說了個：

「是！」

「昨晚，我們從麵粉公司回來。」Y向他們述說自己知道那件事的大概，「剛走到廠的門口，就遇着兩個人，抬了一件東西，因為陰天黑地的，沒有看清是什麼，實在也沒有留心，我們進了廠；正在工作着的時候，你對班的

伙計們，抬來許多破碎了的機件。」說着用手指着屋子東頭放着的，那些昨晚抬來的機件。那兩個人也順着他的手看了看，y又繼續下去：

「我們修機間的人，對這部機器破壞的這樣利害，都非常驚奇，可是並沒有預料到這不幸的事件上去。你對班伙計們放下那些東西，擦了擦油光光的手，把一個小孩子被軋死的話，告訴我……可是這個小孩子怎樣會軋到這裏邊去？他確沒有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y把自己知道這件事的簡單經過，說了以後又急切的問着。

「這是牠——被軋死的小孩子——的工頭，」那個機匠，「他今天為這件事，下了夜班沒有睡覺，直跑了一天……：……你把這回事說一說吧？」他把和他一同來的，坐在橙子上的一句話沒有說的那個人，向y介紹了以後，他又側過身去，最後一句是向那人說的。

「好！」那個小孩子的工頭，聽了細紗機匠的話，把身子在橙子上挺了挺，舉起滿了棉花纖維的褂子袖，揉了揉像患痧眼樣的惺忪的眼睛，講下去：「這個孩子十三歲了！剛上工不到三個月，……却很聽引揮……廠裏裏工人的規矩，誰都知道的，頭一個月是盡義務，沒有工錢，後來這一個多月，我昨天晚上，拿他的工摺，到賬房給他領錢的時候，共總算起來，還不到六塊錢，就賣上了一條命，真是倒霉！」他說着，語氣有些沈重，兩隻眼睛，向y和細紗機匠的臉上，遊視了一下，似乎想在他們的臉上，探討一種東西樣的。

「牠怎麼死到這機器裏邊的呢？」y又急切的。

「怎麼死的！」那個工頭說：「這些日子不是連陰帶雨的好幾十天嗎？空氣自然潮濕了！棉花也非常潮濕，一點也不好紡，雖然開了暖汽管子，車間裏熱的像蒸籠一樣，工人們都頭暈的吃不下飯去，可是於工作一點用處也沒有，沒有一部車的毛棍，不纏的像白饅頭樣的，斷頭斷的那車的男女工們，沒有一分鐘的休息，各車底下的廢花都落的滿滿的，我們一些小工子，來回在車道子裏跑，都掃不乾淨。昨天晚上九點多鐘，四部機間四十三號車，落了些廢花，被先生看見啦！他就叫過那個——是指軋死的——小孩子去，罵了一頓，他趕快掃乾淨了！不！就開牠的除……：……我當時沒在跟前，聽說牠被先生罵了，很驚慌的跑到那部車間去一條掃帚忙亂的在那部車底下捲來捲去，牠太沒有經驗了，三捲兩捲，不知怎樣的把一條掃帚，被車裏的滾筒捲進去，牠更害怕了，慌的扒在地下，伸進手去拉，可是牠的力氣，怎麼拉過那部車呢？這樣，手膀子也被捲進去，很快的頭也進去了！」他說着，臉色由黃變了白，但立刻又沈靜下去，又繼續他的話：

「那部車發生了極大的震動和怪響，那看車工人，知道發生了變故，趕緊跑到車頭上，把皮帶打了滑輪，車的旋轉才停止了！」

「不然的話，一部車完全要壞的，也不用送來修理了！」那個細紗機匠靜默了老半天，又插了這麼一句，並且回頭看了看那破機件。

「可是已經晚了！」那個工頭用手拂一拂短短的平髮，又接着：「只乘兩隻脚伸在車的外面，當時我得了休息，

趕緊跑到加油房去，告訴給那些機匠，他們也慌起來，一起跑到那裏，七手八腳，把那部車拆開了，一把軋碎了的掃帚，一個扁平的死屍，也都落下來的。他說到這裏似有一種無限的傷感，隱伏在他的腦子裏，微微仰了仰頭，眼睛浮動了一下，深深的長吁了口氣。

「太危險了！」那細紗機匠，「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在整夜裏，幹着十二點鐘的工作，精神已經感覺到不能支持，近來又加天氣的陰晦，廠裏開着暖汽，人們都像在蒸籠裏一樣，腦袋暈暈漲漲的，你看那天都有幾個發痧的，終於昨天晚上發生了不幸的事情……她家裏太困難了！剩下一個五十多歲的母親，馬上吃飯就沒有辦法，他們出了個捐啓，一方好打發牠的喪事，一方剩下幾個錢，牠母親好吃飯，你看！」他說着從那個工頭手裏拿過一個紙本子來，遞給y。

「劉忠捐啓」y接過來，看了封面這四個歪歪斜斜的字，又翻開來，並沒有什麼序文，誄語，就是某某捐洋幾毛，……看來五毛是最多的，y也就在那後邊，寫上自己的名子，下邊「捐洋五毛」，細紗機匠和工頭看了，都呈着滿意的神氣點頭。

y從口袋裏掏出幾張毛票數了數剛好是那個數，由那個機匠接過去，又轉給那個工頭收起，他們就走出去了！

## 離開了家鄉(續)

秉儒

經過了老王的介紹以後，我知道那個面貌黑黑，身體短小的中年男子，是老王的族兄，是駐在正村的一連軍隊

的長官——連長。這位連長對我的態度很誠懇，當他問明了我找他的目的以後，很高興的對我說：

「你的志願很好，假使你在這裏當上八年兵，便有升官的希望。」

「啊！八年？」我十分驚訝。「假使過了八年再不成呢？」我接着問。

「八年不成，再加三年。」他毫不猶豫地說。

至於將來到底能升什麼官，是排長，隊長，或是和他同樣階級的連長。(在他的連下當兵，當然不能有升營長或旅長的可能)我並沒有往下再追問，因為我看了那種不學無術的樣子，和他這種毫無根據而不加思索的談話，我早知道決沒有在這裏長留的可能。實在的，我可以跟着他學些什麼呢？學軍事嗎，我知道他這個連長的來歷，只是因為內戰時多打死了幾個自己的同胞，因此，才升為連長，若論到學識，恐怕還不及我呢。

在他準備留我們吃飯以前，我偷偷地到了兵士們的寢室裏，寢室的污濁凌亂，正和那些囚首垢面，服裝不整的兵士們相映輝，懶洋洋的一羣，有的躺在草鋪上，有的蹲在地下，三個一羣，五個一夥，嘈嘈囂囂，宛如雀巢的鵲軍。我走進屋時，嘈，的聲浪，馬上靜了下去。

起初他們把我當成了不得了的人物，對我非常僥倖而且客氣，後來，他們聽說我是求他們的連長賞飯吃的以後，空氣馬上活潑了許多，同時，話也多了起來。他們都不同意我當兵，尤其是在他們那個可憐的隊伍裏當兵。他說他們每月的薪餉是三元零六分，除了兩元八角的火食而外

，簡直窮得連鞋都買不起。他說他們只是在冬天沒事可做的時候，才跑到這裏來避冬，一到春暖農忙，他們便都準備開小差呢。後來一個兵士很憤慨的說：

「這簡直不是人幹的！請你快回去好了，我們的連長，只知哄着小老婆子玩，什麼都不懂得，你在這裏跟着他，學什麼呢？」

本來我早知不能在那裏混下去，現在聽了他們的談話，更促成了我走的決心了。我們吃完飯以後，老王問我的意思怎樣，我便很堅決的表明了我的心事，也許老王早已猜透我是不願在那裏，所以他一點也不加反對，便決然的辭謝了連長，當天和我回到天津。

在沒有離開家鄉以前，我總覺得出外是一件好事，本來都市的繁華，都市的富麗，處處可以使青年人眼饞。我每看到在外混事的鄰人們，年節回到家來，穿的是綢緞，織的是京腔，化錢是那樣的大方而不加吝惜，我便以為都市是快樂世界，是天堂，是有着金山銀山的仙界。到我身臨其境，我才知道都市的污濁，都市的罪惡，比鄉村裏多着十倍百倍，生活在都市的人們，比鄉村裏還要困難着多多。啊！我後悔了，我悔不該糊糊塗塗的就離開了那可愛的家鄉而跑進了都市！

但是，「後悔」二字對於一種壞了的事情，並不能有一點補救，我既然糊糊塗塗的出來了，便不能再糊糊塗塗跑回去，所以明知我的前途是非常的渺茫，然而也不能不盡力往前掙扎。於是我跟着老王又到了北平。

北平是老王的第二故鄉，德勝門外的永和粉房，便是

老王家的商店。我們下了火車，走到永和粉房，一進門首先遇着的是老王的大哥，他張大了眼睛問：

「你出來幹麼？」

「出來找事。」我答。

「你能以作什麼事？」

「我什麼事都可以作，學生意，當警察，再不行就拉洋車。」我真被他問的有些臉紅了。

看光景，他是很不歡迎我，可是我既然進去了，他也不便把我趕出來，況且我和他家還是自親，而且又是老王把我帶了去的。我呢，我也不管人家歡迎不歡迎，事已如此，也只好厚着臉皮在那裏住着。

在苦悶的境遇中，特別覺得光陰走得遲緩，光陰像牛車似的一步一步把我拖到了愁苦的深淵，我一天一天過着胡吃悶睡的生活，覺得前途是一片漆黑。老王這時也很爲我發愁，說不定還挨他大哥的多少抱怨，所以他每天多半也是陪着我睡，我們兩人，一個睡在炕這頭，一個睡在炕那頭，好像開了個賽睡大會。

這樣的生活過了三天，我受盡了學徒們的輕蔑，侮辱，嘲弄，訕笑，我也嘗過了很多的眼皮湯，老王很怕我難過，所以常常安慰我說：

「你不要和他們一般見識，他們一點人情都不懂。」

說到老王，的確是值得我感激，他自始到終對我都是那麼誠懇，招待我也無微不至，他怕我愁出病來，有時也領我到熱鬧場中去玩。雖然他沒有給我找到相當的職業，那只有怨我的學業不夠，時運不好，可是我對於他的感激



，到什麼時候也不會忘掉。

後來我知道老王要到南京，於是我想起了南京還有我一個族兄，所以我便商得了老王的同意，和他一同又漂流到南京。我來到南京轉眼又兩個月了，我的前途，雖然還同先前一樣的渺茫，可是在這兩個月中，我的確進步了許多，我知道了人生，認識了社會，同時，還曉得了更多的事務。

(完)

## 溪 郎

鐵 夫

溪郎，不能不算是忠誠的人——平常作事總是三思而後行；對人言談的時候，那一團和顏悅色，着實令人可愛！

他因了謹慎的緣故，才免不了遇事怯怯，沒有胆量去做；祇是用他那一副和藹的面孔，來遮蓋着不敢開翻。我恐怕這是合了「易卜生主義」裏所描寫的懦夫——用一種假道德來裝腔作戲，有點相同吧！

他們一共兄弟六人。單獨溪郎是二母所生，並且是其中最年幼的一個；他從小本來跟着父母過活，到是很覺舒適；不想，到了八歲那一年，他的母親得病死去！他父親已年邁龍鐘，不能管束他；所以教他很闊綽的第三個哥哥把他接去，供給着讀書。

到了十七歲——中學畢業的那一年，他父親也一命嗚呼！但是，他三哥這時不知怎的驟然改變計畫？聲言：『你念的書已經夠用了！我看：不用再事升學。等個機會，好歹謀點子「職業」，自己去幹吧！……』

唯命是聽的溪郎，現在居然成了二十歲的青年；但是還依靠着他三哥「苟延殘喘」的生活。對於「職業問題」不知費了多少的力量？不但沒有成就，而且還碰盡了釘子！唯有自嘆：『命運不濟！……天使他這樣，絕定沒有辦法來違抗的！……』

『年華易逝——急謀自立之途』的話兒，他也着實的想過幾次；但是，終究沒有那樣奮鬥的勇氣，祇好又作罷論。

近來他三哥又大發威風——給他重重的帶上手銬腳鐐，拘束到不能離開家門一步；但是除了被他自己「驅使」或「利用」以外。

國慶紀念日——各機關，各學校，都是照例的休假一天，表示着慶祝；所以這天溪郎的大姪子天鶴，（他三哥的大兒子）也從學校裏搭車回家。

日光將落，夕陽斜照的當兒：他們一家人圍坐在圓桌的四週吃着晚餐；一面又談着闊別的情況。當然，溪郎也是在座的一個；但是他可沒有發言權。儘管吃着——傾聽他們的「高談闊論」，羨慕他們的「天倫之樂」。

他三哥最先吃完，帶上帽子，下樓遊散去了；他才敢在裏邊壓着說一句半句的話兒；然而終究不敢放肆。

『媽！你看我四叔那個小孩子——死的有多麼可惜呀！……』天鶴鄭重的向他媽說。

『可不是——真可惜！』他媽而答。

他們談着這種不幸的話頭；溪郎那裏——以為他們正在「冤死狐悲」，難受之際；所以也說出幾句話來要慰他們

說：「這個：你們可惜也嘗不了甚麼！人死又絕不能復生！……死了！死了！就算完啦！」

他三嫂是個多心人。把這話認爲他有甚麼忌妒的意思？所以很忿恨地說：「你知道不可惜嗎！什麼事情也用着你來多嘴！……」不可惜！「你說怎的？」接着他二姪子天慶說：「說話——我看還不如放屁哩！」接着他三嫂又笑了一個「不亦樂乎！」

唉！這就是他們大戰的導火線——他三嫂搶白了他幾句，他還能忍耐，付之一笑而已；但是天慶說完了那句話的時候——他的氣實在不能再抑制了——立刻現出他從來沒有現過的怒容說：「天慶！你再胡說，我可要打你哩！」

他說完了這兩句話，把飯盤一推，竟自要走；不想他三嫂那裏如「母夜叉」似的喊道：「你敢——敢給我打他！……我看你胆子真也不小！……」

溪郎被一嚇，心裏志志的跳起。趕緊縮回腳步來，把以先的氣嚥了幾嚥，指着天慶說：「三嫂！——我並不是想打他，不過我嚇他嚇，以後就不致再對於我這樣的無禮了！……」

溪郎見他三嫂這樣的輕浮，狡猾！況且說話又不讓步，又不使人落台；所以才硬了硬頭皮說：「三嫂！——你這個慣孩子法，我恐怕他一輩子也學不出好來！別說我還是他叔叔，就是別人——不相干的人，他也不該隨便張口罵人！……譬如：將才你不但不打他幾下，爲甚麼反而哈哈大笑，自以爲美呢？這不是明明給人「火上加油」！」

這一席話，差點沒把他三嫂的肚子氣破——立刻跑到溪郎的面前——拳，腳齊下，好不威風！並且還罵着說：「你是什麼東西，敢在我面前嘍舌！快滾出去！我這屋裏，不要你這挨刀的！」——滾！滾！」

這事要在別人身上，早就兩個大嘴巴子把這女人打跑了；但是溪郎終究是個老實人——只用手遮擋着說：「三嫂！你別這樣的動火！我很不願意和你嘍舌；不過你逼人太甚！不能不給你解釋一下子，爲甚麼你打起我來了呢？再一說——這屋子也不是你的血汗蓋的！你也沒有權柄叫我滾出去！我和我三哥是親手足；雖不是一母，可是一父哩！……好！你趕我，我還想趕你！咱們就較量較量吧！」

哎呀！這一下子更了不得了！——他三嫂和他動了「誓不兩立」的念頭——攙着大襖子迎面打來！當時幸虧老媽子，廚子聽見了，趕忙過跑過來勸住；把溪郎拉到樓下去，這才算戰事告一段落。

他三嫂雖是被人勸住；但是那一股子的熱火，終究不能平息；所以嘴裏還是不干不淨的罵不絕口；溪郎雖是善「忍」而忠誠的人；然而受了偌大的氣！肚子裏那裏還能容積的下——把將才所吃的飯，攏終都吐了出來。

溪郎的愛友崇尚，是在他們的近隣。頭先聽見呼號，不知爲了甚麼？及至後來仔細聽——聽出了溪郎的吐聲「呻吟聲」，——才趕着跑過來，看其究竟。

「溪郎！你這是怎麼了？……」崇尚驚訝着問。  
「噯！——崇尚！——啊！啊！——請坐——我難受

的很；呵！呵！——等一會我告訴你……。」溪郎說完，立刻潛潛的流下幾串眼淚。

崇尙再也不忍看他這樣的悲狀，又不明白他們爲底甚麼？所以才把他拉到自己家去盤問很底。

他三哥在晚九點鐘回來了；看見老婆正在那那沉着臉，擦着小嘴，不知咕噥的是些甚麼？問道：「這是怎麼說！……和誰又鬧氣來？」

我那裏和誰鬧氣來！——都是你那不長進的天肥把我氣的！」他三嫂抽噎着說。

「好！把天肥給我喊來去！」——李媽！——他三哥氣沖沖的說。

天肥以爲他爸爸給他買了什麼好東西來吃？所以一喊就趕快的跑來。沒進門先張着嘴喊：「爸爸！買的什麼好東西？……」

「小混帳東西！你還想吃好東西麼！你看——你看你把你媽氣的！」他爸爸坐在那裏和閻王似的審問。

天肥一看他爸爸的臉上現出這個模樣兒，早就把要東西的心給嚇到爪哇國去了；帶出很冤屈，很抖顫的聲調回答：「你怎麼誣賴人呢？——我那裏氣我媽來！——我六叔（清郎）打我媽來！……」說完跑到他母親的懷裏。

他爸爸聽了那兩句很簡單的回覆後——立刻臉上由青漲紅——把桌子拍的雷也似的響——蹣着腳，瞪着燈籠似的眼睛，上氣不接下氣的喊道：「好！——好王八蛋，我真是白費了工夫——從小養活的他會打人了！我非教他滾出

我這門去不行！——老王！——把他給我叫來去！——快點！……」

老王這個僕人，在他們家裏伺候多年，並且和溪郎最相投氣。知道找了他來，絕對沒有「甜柿子」吃；所以出去瞎繞了幾個圈子，回來稟說：「老爺！六先生不知上了那兒去！找了半天，連個影兒全沒看見。」

「哼！沒用的東西！——不用找他了！橫豎他飛不上天去！……」他三哥睡在床上待理不理的說。

溪郎在崇尙家裏，把今天鬧事的緣由和往日所受的一切痛苦，和盤托出，告訴一個盡至明白。最末後還說：「他們這樣的家庭裏，我實在不願意再在這裏鬼混！——無論如何得想辦法「私逃」，或者還有出頭的日子！」

崇尙和溪郎一樣，不願多事的人；所以勸止住說：「那是你的老嫂——老嫂比母！別說他打你幾下，就是打死我們，也只好挨着！何況你又是從小跟着他們吃飯長大的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千萬不要私逃呵！——私逃，馬上就沒有吃飯的地方！……」

溪郎被崇尙一頓說的沒了主意，唯有連聲稱「諾」。一回，冠神呆想：崇尙的話委實不錯，沒有可反駁的地方。寂靜的夜半，他三哥，三嫂都已在熟睡——做着甜蜜的夢兒；溪郎屏息氣的，又回到自己的臥房，躺在床上，靜思明天他三哥對他的態度。

次日的清晨，溪郎聽說昨天他三哥雄糾糾的示威——要逐他出門；所以嚇的連早餐都不敢去吃。

他三哥昨天那樣的大氣，始終沒有沉消一點，所以飯

也忘了吃——竟先下樓，鑽進溪郎的臥室——不開青紅皂白，照着溪郎的頭顱——啪！啪！就是好幾巴掌！接着就是一頓大罵：「可惡的東西！——你還是人嗎？！在我家裏你也敢撒野！胆子真正不小！……有本事自己去幹，跟着人家不害羞！」

昨天溪郎還敢和他三嫂掙扎着駁兩句；今天被他三哥幾巴掌，一頓惡罵，直嚇得目瞪口呆——一言不敢發，一動也不敢動。

唉！一個人要落到這種地步，簡直和寄生蟲無異！趁早不如死去——省下任人鄙視！任人愚弄吧！

### 勢力與人情

失 名

汽笛嗚嗚的響了，由四面八方來了許多穿着藍布短衫的人們，縮着頭，駝着背，面孔現着蒼灰的顏色，愁眉不展的向那一個目的地跑去。在這行程的途中，聽得張三對李窮低聲的說道：「老李，今日是星期六了，明日作何消遣？」老李沒精打彩的回答：「唉！你想我們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勞苦了一天，祇賺得四毛多錢，還要養活這許多人。那裏還能談得到消遣呢？但是我們要如此下去，不另找生路，一輩子就算完了。」張三說：「老兄，你說的話，恐怕有點不妥當吧！祇要我們努力上進，學到相當的技術，總會得到圓滿的結果。」李窮說：你說的話，對是對；但是現在的社會，是講人情勢力的，不是以本領為前提的，你看廠中有幾位監工，他的本領和經驗，比較工程師高超的多，因為他們沒有人情，所以一輩子也脫不下工人

的皮，本領雖高，有何用處？如不相信，我舉一個例子你看：我們廠中的工程師和工務員，他們的薪水，一月幾百元，一旦加薪，最少加給二十元或四十元，內中有幾位工程師同工務員，本領固然也有好的，但是還有許多飯桶份子，也能加到二十元或四十元。這是甚麼緣故呢？就是因為有人情的關係呀！最近還有一件事，你知道嗎？廠方假借節省經費的美名，把二十名小工，一起都取消了。要着平日小工們的勞苦，生產數量的增加，比較幾百元一月的工程師和工務員，要超過許多許多，但是他們沒有人情和勢力，所以被裁掉了，你想這是如何不平的事情，但是現在只講人情，那能管到別人的痛苦呢？張三聽了這話，不禁抽口冷氣，也無話可說了。

### 近視眼

水軒主

王守誠，是個有名的紹興近視眼師爺，他家住在紹興柯橋鎮上，本來尚稱小康，因為連遭荒年，後來又被兵燹搶劫，受了空前的大打擊之後，變了一個貧困的文人；在這倒霉的時候，偏又沒人來請教他，可憐那手無捉雞之力的王守誠，到這時候，那班往日奉承他的朋友，連個影兒也看不見了。幸虧有一個多年的至友張九如，倒還有點熱心，規勸他，替他想法，叫他設立一個私塾，招些小學生來教讀。把自己家裏的大廳讓給他用，另外又借他一間廂房，作為寢室。王守誠在這叫痛連天沒人幫助的時候，得着張九如「一片菩提」地熱心助他，正好像久旱逢甘雨的一般，從此纔定了心。於是一切佈置停當，擇了吉日，開了

學，居然不幸中倒還算運氣，學生來了不少，王守誠的生活問題，也總算暫時的可以勉強解決了；不過這位王先生的眼睛太近視了，時常要鬧笑話。有一天張九如對他說，今天午後我家裏有點事情，要用大廳，請你放半天假。因此王先生就遵命照辦，把寢室上了鎖，藉此也出去看看朋友。到了第二天早晨，那班小學生都來上學，可是這位王先生却還沒有回來，等到了差不多十點鐘的模樣，纔蹣跚而來，看見一班學生，心裏急了，連忙摸出鑰匙來開他寢室門上的鎖，但是愈性急，愈開不開。急中生智，忙叫年紀較大的學生章連生來幫忙。那裏知道這個章連生也是一個很近的近視眼，因此他師生倆的頭，都靠近着鎖，頭對頭的着忙。章連生接過手來，拿着鑰匙錯認了王先生的鼻孔當作了鑰匙孔，看準了用力這一開，却開得非同小可；那位王先生鼻孔裏的鮮血，如注的流個不住，弄得師生二人滿手是血。可是眼睛實在太近，結果還再錯認了血，當作鐵鏽。兩人互相說着：這鎖多時不用，鏽到如此地步，這話恰巧被張九如走過聽見，連忙搶步過去，纔算把這事排解清楚。

後來將近中秋節的時候，張九如一筆放出的債款，幾次討不回來，因此懊惱起來，要想到官廳起訴，託王先生做一張狀紙。王先生提起筆來要寫，一個不留心，把筆頭落在地上；因此又叫章連生來拾筆頭。說也罪過，那章連生的眼睛，實在比王先生還近得多，所以一時間在書桌下面東爬西鑽，正在船頭上跑馬似的弄得走頭無路，這位王先生因為經濟的關係，自從開學以來，還未曾買過一枝

新筆。如今舊筆頭落地，却又換不出新的來用，所以覺得十分難為情，因此催促章連生，疾說快點呀！快點呀！叫個不休。章連生聽着他催得急了，心裏愈加慌張，忽然看到一粒橄欖核在地上，馬上拾起來交給王先生，那王先生好比「餓虎撲食」似的接過手來，套上筆桿就望紙上寫去，正落筆時，不由的大聲說道：啊呀！不好了，冤枉！冤枉！！這張狀紙，姑且慢點再做，據我看來，其中不無冤缺呢！張九如聽了十分詫異，問道：王先生你何以說出這句話來，我實在不能明瞭。王先生高聲答道：你看！中秋的天氣，把我這枝筆都冰得像鐵一樣，硬的不得了，連一筆也寫不出來，豈不是其中有冤缺嗎？

## 惡 夢

憤 勇

一個平沙無限的荒野，黑夜沉陰得可怕！「拍！拍拍

！拍……：軋軋……：噶……：拍！」

號聲在空中傳播到猛士的耳膜；

「衝！前進！殺!!!」

「嗷啊！」

「怎麼？」

「我……這一次，是不久於人世了！但是，我一切的希望！目的，都隨着淹沒了。同志！努力！前進！替我們中華民國爭光榮，替我們受壓迫民衆解痛苦，不要學那些貪生怕死的官僚，要繼承我們先烈的遺志，我們就是在炮火中犧牲了，也值得人民永遠的追悼！努……：……！」

同志！瞧罷！我們的隊長是為國犧牲了，我們要……

「拍……」

唉！同志！你們都為國而犧牲了，剩着我一個……：你們是死了，我們中華的民衆，能看到你們的血肉嗎？也能開到你們屍體發爛的臭味嗎？「拍拍……」的聲音由遠而近，我及頭去望望後援的軍隊，想集合軍力，再來前進，誰知都已在逃避着，真出乎我的意外，我想前進？一個人是明白地知道不行，就是前進，死了是不值得的，倒不如逃回我的國家，喚起我們迷睡的青年，做最後的奮鬥！意見決定了，便努力向後跑。那時東方才現出了一線魚白色的死光，我肚子真餓極了，經過一條小溪，我便在身上取下那個磁碗，弄些水吃吃也好，第一口便覺得溫暖，覺得有些異味，很不適口，便將這一碗倒了，再去撿一碗看看，好像什麼東西擋住了我的碗似的，取出我的手電來照射，還有未死的傷兵，在河邊呻吟着，擋着我這隻碗的，就是裹着軍衣的同志，我這碗吃的水，就是他們的鮮血，真嚇得我脚也站不住了，不由自主的倒下去，口中便高聲的喊出來。睜開眼睛一看，仍然安穩的躺在床上！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只聽見隔壁有兵兵的聲音：「唉！打錯了一張四萬，……誰要你打的呢？哈哈哈哈哈三和，六和……一百八十和……」

給

人 需

綏：

自且校分別以後，我爲了環境的驅使，就離開了那冷靜的故鄉，跑到了這繁華的都市裏來——上海，致入了路

警教練所，電馳般的時光，已幹了三百九十一天的路警了

唉！我真要怨恨我不該跑到這離家千里的上海來，這不但使那年將六旬的慈母天天掛念着，而且又累自己天天陷在苦惱的領域裏，要是我沒有這點微末的知認，要是我在偏僻的鄉間和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兄弟伯叔們過着田野間的生活，這不但我的身體不會弄得這樣衰弱，不但感不到什麼人生的痛苦，而且我該是怎樣幸福的過日子啊！

我時常嘆着在叫「天哪！天哪」。人們都以為我又在發瘋了，都說我有點精神病，發瘋麼？是，我真是發瘋了，因為我對於這個人生之謎，無所解答，我不解人生到底有什麼？忙個什麼？我天天忙着上差，下差，出操，聽講，……其實我自不知爲什麼？這不過由于時針和警笛聲的驅使，警長們難堪的面孔而已！

我看馬路上天天會有不少人在着跑來跑去，車輛在東奔西射，這一切是爲什麼呢？我找不出答案，我被這人生之謎煩擾着了，我過着正如秋風敗葉般的生活，天天。

我們自從呱呱墮地至老，至死，當中的過程亦不過數十年，中國人壽的調查，每人只不過二十多歲而已！那麼我不是將近墳墓麼？我十多年前的人生，全浪費在學言語，學吃飯，學習俗，學走路，這幾年來是忙于讀書，可現在的我，又開始嘗人生的痛苦了，蟬姑不知春秋，蜉蝣不知朝暮，人生，用那飛逝的光陰去比較，也正不是一類的動物麼？

爲了繁殖我們底後代而生活麼？不，不是！我不是我

的父母生出來的麼？但是我毫無義意的生活去轉為傳種，這有什麼意思呢？為生殖的話，該不是人生生存的答案吧

詩人們說人生是水中的浮萍，聽着風吹波動，來自瞑，去也空空，聽他自然便了，但這不是和草木同腐的人生麼？我是並不認為是人生的答案。

我的母親說：「前世沒有修行，所以今世的苦痛再亦無法避免的」。所以她天天吃素，唸經，任今生苦痛的生，為來生得個安樂的日子，這樣，那麼人生「為來世」的迷信談，更渺茫不能令我相信的。

「我們是青年，我們有滿腔的熱血，我們有純潔的心腸，我們不能把人生任為苦痛歷史，更不能馬虎的過去，我們該以善愛為人生的目的，以改造不合理的社會為畢生責任，使大家幸福，使人類平等自由。有人這樣嚴厲的對我說，這答案使我較為滿意，我相信萬物之靈的人，該有人的責任，斷不是同草木無為的生，無為的死，但是，但是說愛麼？我確十二分的懷疑，後着「屍積成山」「血流成河」這是為愛麼？一邊是「野有餓殍」一邊是「朱門肉臭」，這亦是為愛人類麼？資本家的汽車大廈，勞動者的呻吟，這些都是愛麼？這社會裏我再亦找不到什麼愛——到處只有勢利，奸刁險惡，……的假面具。

綏！我相信人生本可以享樂的，但是為人類社會的不平，把我們快樂的根基動搖了，人生亦未嘗不可以相愛，但是少數喪心病狂的人們為了勢利把人類的愛絲割斷了，綏！我們還要任一生痛苦的死，還是奮鬥地為人類而生呢？

## 河北民歌

張平夫

1. 月亮地，明光光，童養媳，洗衣裳，捶的白，洗的淨，婆婆嫌我不中用，舉手就是打，張嘴就是罵，又說把我休了吧！婆婆婆婆別休俺，俺沒家，又沒錢，讓我作牛馬，我也沒怨言。

2. 腰裏拽着盒子炮，坐火車，有護照，去看戲，不打票，買東西，花紙票，夜裏聽明火截道，白天要草料，要問誰的兵，我是救國軍來到。

3. 小小雞，遍身黃，那個兒女不想娘，想起娘來沒處去，關起房門哭一場，雖是公婆待我好，那如自己親生娘。

4. 蕎麥皮，碾子軋，姐姐和我一般大，人家坐的金銀轎，俺在後邊亂跑跳，人家騎的金銀馬，俺騎的一個樹枝叉，人家尋了一個好漢子，俺尋了一個破灌子，的流打拉兩半子。

5. 王大嫂，臉真白，尋了個女婿不成才，不狂嫖，就打牌，很好的日子不痛快。

6. 媳婦媳婦像泥壁，死了一個咱再娶，窮人喪妻措了命，富人喪妻交好運。

7. 大脚好，大脚好，大脚能夠隨便跑，在家裏推碾推磨，在地裏拾柴打垛。

8. 小二姐，背軋車，背不動，叫哥送，送回家，坐下就軋花，一軋軋到上午錯，婆婆給個糠窩窩，咬一口，好難過，跳井吧！井又深，跳河吧！河又淺，把着河沿叫鼻

天！

9. 小寡婦，把門開，手拿香紙上坟來，媽媽聽見流痛淚，爹爹聽見亦傷壞，嫂嫂聽見說，她上坟也是活該。

10 麻野雀，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把娘背在山溝裏，把媳婦背到坑頭上，媳婦啊！寶貝呀！捨不得打你一根啊！

11 莊稼人，納了糧，好比自在王。

12 小閨女，上梯子，老鴿啄了眼珠子，爹亦打，娘也罵，哥哥上房趕老鴿，嫂嫂說：「啄了啄了吧！省掉他出嫁！」

13 一顆豆子圓又圓，做成豆腐賣成錢，人人說我生意小，小小生意賺大錢。

14 小叭狗，尾巴長，一跑跑到大集上，三燒餅，兩麻糖，不給爹，不給娘，交給媳婦吃一場。

15 月亮光光，女兒回家看看爹娘，爹見了，抱包袱，娘看見，抱娃娃，嫂嫂看見一扭打，嫂子嫂子你別扭，當天來，當天走。

(未完)

詩

謁墓

孫友元

緩步踱進嫩綠的田秧，  
輕踏着蒼蒼的田莊；  
碧綠的柏林裏，

嵌着一個蔓生枯草的孤墓。

唉！母親，你在此長眠了，  
永遠的逝去了！

在這永別的幾年中，  
今日我又來誠懇的祭奠你。

母親！流雲轉變的今時，  
你認否我這哀哀的哭聲？

○ ○ ○  
茫茫無際的洋水，  
落漠淒涼的心幕，

在擾擾的征塵裏，  
您可憐的孤兒將開始漂泊了！

社會的黑幕瀰漫四圍，  
汪洋的苦海展開在左右，

這樣的人間，那容弱者徘徊！  
母親！祝你平安的睡眠罷！

待到鮮花凋謝以後，  
流水飄到盡頭。……

你可憐的兒子，  
也許踏上精華的仙雲，

倒到你的懷裏。

流水落花

恨生

流水載落花，  
落花憑水流，



流下太平洋，  
流遍五大洲。

流，流，流，一刻不停向前流，

流到何處才能休？

流，流，流，直流到人的盡頭。

流水多少恨，

帶去多少愁？

悠悠此生何時休。

一九三四，一，四，夜十一時半于彭城。

## 鐵路勞工問題研究

金榮花

自產業革命以後，各國工業發達之速，有如雨後春筍，蓬蓬勃勃，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同時帝國主義者的剝削日加擴大深入而尖銳化，致使中農一天天的破產，貧農和僱農一天天的墮入更艱難悲慘的生活中，從農村流出來的失業農民，不能不覓生於城市，手工業的工人，不能不變為機器生產者，於是城市積多了過剩的勞力，更降落了從事工業的勞動者工資，使一般工人處於艱難困苦的地位，於是勞工問題日形嚴重。因此近年以來，社會人士對於勞工問題特別注意，尤其對於鐵路職工更為注意，如職工待遇，職工教育，及工作時間等項，無不作周詳之討論。鐵路職工在整個勞動階級之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們於研究整個勞動之時，應先研究鐵路職工問題，因為一個社會所消耗的物品或是用來交換由外國輸入的物品，沒有不是靠鐵路工人的轉輸送到市場上去的。雖然我國疆

宇廣大，物產豐富，假使沒有鐵路作連鎖，沒有鐵路工人作轉運，則社會上生產品和消費品的供給，決不會流通。所以說鐵路是國家的命脈，路工是鐵路的靈魂。因此，對於他們的待遇，他們的教育，以及一切衛生，娛樂等問題，都應加以深切的研究。否則，必妨礙國家的生產，阻礙國家的交通。所以對於他們應當有最妥善的教育，以冀能最經濟的使用勞動力，以發展鐵路的生產，便利社會的交通，增殖國家的收入。

在產業落後的中國，鐵路稀少的國家，本來無所謂勞工運動。不過，近二十年來一方面因新式工業的發展，一方面因時代潮流與國內政治的變化，勞動運動，日見澎湃。勞工運動，是工人隨時代進化而自覺的表現，勞工問題又是緊隨着勞工運動而發生的結果，這種問題的爆發，是工人在艱難悲慘的生活中一種無可如何的掙扎，這個掙扎是主管部分的治命傷，同時也就惹起了主管部分的重視，甚至不惜用高壓手段去制止。因此常常演出犧牲流血的事件來。不過我們知道高壓手段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癥結的，而且是不應當採取的途徑，因為勞工運動是表現社會上的活動力，是工人因自覺而要求改善生活或工作狀況的方法。一方面是改良生產的生活，一方面是提高生產的效率，不能用暴力去壓服他，祇有用精密的觀察，認識他的真象，用靈巧的手腕，去指導他的進行，滿足他合理的要求。以解決他們的困難問題，減少工人間的爭執，增加工人工作的技能，增進工人的智慧，庶幾才能促進產業的發達，裨益於國民經濟的利益。所以在勞工運動蓬勃之際，勞工

問題，是澎湃怒號，日趨嚴重，這是不可諱飾的事實，因此我們不惜多方搜集材料，整理分析，以期提示研究的途徑，拋棄抽象式的玄想，採用實驗式的觀察，因此本題的研究，分作三項：(一)敘述鐵路勞工運動的起源和發展。(二)研究鐵路工人問題比較重要的各部分，如工資工作時間。(三)研究工人的福利設施等問題。這些問題內所包括的原素雖然比較複雜，但是不論該問題的那一方面，都能引起我們研究的興味和社會的注意。爲什麼呢？因爲上列的問題，都具有勞工生存競爭與成績競爭的意義。假使對於工人的工資工作時間待遇諸問題，都能滿足工人的要求，則生存競爭自然減少了。生存競爭減少，成績競爭自可提高，在一門產業機關裏要想有進步，必須工人要有大量的貢獻，偉大的成績，才會得着好的結果。可是生存競爭與成績競爭適成反比例，生存競爭愈烈，成績競爭的機會愈少，因爲工人們如果終日爲衣食住而工作，對於工作效率，當然減低，所以工人最重要的問題，是減少生存競爭，加多成績競爭。因爲要加多成績競爭，對於上列諸問題，就不能不詳細研究以求正當的解決了。——(未完)——

### 職工教育消息

一、派員觀察北寧路職工學校 北寧路職工學校向由該路路局主管辦理，惟各校辦理情形如何，急待明瞭，以資整頓，本部派本會高委員瀾波前往觀察各校，并向路局接洽研究整頓辦法云。

二、正太路石家莊職工學校校長易人 石家莊職工學校校長劉定安，近榮膺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業經國府明令發表，該校長刻已辭去校長職務，另委魏海明接替矣。

### 濟南職工學校教室規則

- 第一條 教員上下班時，由級長呼口令——一、全班學生起立。二、全班學生向教員行一鞠躬禮。三、坐下。
- 第二條 教員講畢，未出教室時，學生不得先出。
- 第三條 下班時由教員指令級長呼口令——一、全班學生起立。二、全班學生向教員行一鞠躬禮。三、各自休息。
- 第四條 不得隨地吐痰或拋棄紙屑等物。
- 第五條 上課時不得隨意嘻笑偶語。
- 第六條 不得在黑板，桌，椅或牆壁上任意塗抹。
- 第七條 學生入教室時，除應用書物外，不得攜帶他物。
- 第八條 教員如有詰問，須起立致答，答畢就坐。詰問他人時不得隨便攪言。
- 第九條 學生如有問題，須起立從容提出。如數人同時發問，即按起立之先後，挨次提出，不得混亂。
- 第十條 上課時如因故須離教室。須先報告教員，經其允許後，方可離席。
- 第十一條 上課下課均以搖鈴爲號。但搖下課鈴時，非經教員聲明下課，學生不得先事騷動。
- 第十二條 本規則由校務會議通過，呈請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核准後，公佈施行。

第十三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項，在校務會議提出修改之。

### 濟南職工學校學生請假條例

- 第一條 學生因故不能到課時，均須請假。
- 第二條 學生除疾病外，非有特別事故不准請假。
- 第三條 學生請假在三小時以上者，須本人向各該級級長填寫請假單，呈繳各該級級任教員核准方為有效。
- 第四條 學生請假在六小時以上者，須本人直接向各該級級任教員陳明理由，方為有效。
- 第五條 學生請假在一星期以上者，須由其工作所在之廠，段，處，所。工會等以書面證明之。遇有特殊情形時，亦可由上指機關團體負責人之口頭證明，經校長或級任教員允許後，方為有效。
- 第六條 學生請假，須於事先將請假手續辦理完竣，事後不得補假。
- 第七條 學生因故續假時，仍須依照以上請假手續辦理。
- 第八條 未能辦完請假或續假手續即缺席者，以曠課論。
- 第九條 請假二十小時者扣畢業總平均分數一分。曠課十小時者扣畢業總平均分數一分。多則以此類推。
- 第十條 請假時數超過肄業期總時數三分之二者，即留級。
- 第十一條 本條例經校務會議議決，呈請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核准施行。
- 第十二條 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校務會議修改之。

### (五)濟南職工學校學生成績攷查法規

- 第一條 本法規遵照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管理職工識字學校規程第七章訂定之。
- 第二條 本校學生學業成績之考查分平日，月考，畢業考三種。
- 第三條 平日考查成績方法如下：  
A 教學時問答及練習。  
B 檢查課作。  
C 檢查實習結果。  
D 檢查各種練習簿。
- 第四條 月考於每月終了舉行一次。
- 第五條 畢業考於肄業期滿舉行，以所受之教材全部為考試範圍。
- 評定成績標準如下：  
A 平日成績 百分之二十五。  
B 月考成績 百分之二十五。  
C 畢業考成績 百分之五十。
- 第六條 評定成績分甲乙丙丁四等：  
甲等 八十分以上者  
乙等 七十分以上者  
丙等 六十分以上者  
丁等 不滿六十分者
- 第七條 其總成績滿六十分者為及格，不滿六十分者為不

及格。

第八條 畢業成績各種總平均分數及格，其中一門不及格者，仍準其畢業。

第九條 畢業成績兩科以上不及格而總平均分數仍及格者，准予補考，補考後仍不及格者留級。

第十條 畢業成績總平均分數不及格者留級。

第十一條 本法規如有未盡事宜，提交校務會議修改之。

第十二條 本法規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請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備案施行。

### 本報投稿簡則

一、凡有關於鐵路職工生活職工教育職工調查及勞工文學

小說詩歌戲劇歌謠等項之文字賜投本報者均所歡迎

二、投稿文字須用淺顯易明之語體文以求適合於一般職工

閱讀之能力

三、投稿文字須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四、本報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如不願意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五、譯稿須附寄原文

六、投稿者須將姓名住址詳細註明以便通訊

七、來稿經登載後分兩種報酬

(1) 每千字酬一元至三元之現金

(2) 贈送本報

八、來稿如不願受酬者請註明「却酬」字樣

九、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

此例

十、來稿請寫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編審股

		<b>鐵路職工半月刊</b>				
		報	每半月一冊	半年十二冊	全年廿四冊	
費	三	分	三	角	五	角
地址	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					
出版	每月十五日三十日出版					